贊頌傳

襍文題跋

李忠定公文集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三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明　宗人李春熙皡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較正

後學孔登高重訂

贊

洪崖先生畫贊

洪崖先生張氳、隋唐間人、隱於南昌之西山、所乘驢、名之曰雪、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橋、出則負巨扇長瓢以從之多繪以爲畫、蓋有道者也、爲之贊

云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葛藤橘、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梁谿真贊 梁谿公號也

是爲梁谿、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悦、從是以徃、蒼顔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游戲仕塗、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

瑞光嵓立化雀贊

宣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有雀立化于瑞光嵓之佛殿香爐上宗本之徒明贖來沙陽出畫圖示予以偈贊曰菩薩游戲于神通六道四生咸可入爲欲化導諸有情故于異類而出現諦觀此雀甚微耿每食一粒棲一枝卑飛不出蓬蒿間遠舉安知鴻鵠志而能坐脫與立亡依彼金容及香火屹然而化不震動如以木石鐫刻成非諸菩薩威神力詎能現此希奇事我觀三界諸衆生惟人實具大智慧妄想顛倒造諸業失身淪入旁生中重爲毛群輕羽族破碎一切諸蠕動雖云妙覺不銷亾無那沈迷益懸遠菩薩慈悲

哀憫故、現身與彼爲導師、緣終寂滅顯示人、使知佛性無有二、佛子若有瞻禮者、願言悉發敬信心、勇猛精進趣菩提、皆具如是菩薩行、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賛

宣和庚子之秋、沙陽天王院、命工創造釋迦牟尼大覺金仙之像、邑之士女童稚、出力施財、運致土木、不約而會、既勤樸斲塗塈之功、而釆餙未施、相好未具、有以工之所摹畫爲未然者、將毀其像而敗造之、始建是議、而像出異物、色如黃金、顆如真珠、徧滿佛身及蓮華座、如水布沙、如蠶種子、璀璨熠爚、光奪人目、

士女童稚、瞻禮贊歎、隨意掇取、已而復生、不可勝紀、於是曩之建議者、悔罪懺非、財施益盛、緣事遂集、客以其故、語予往觀信然、得數粒以歸、予雖不能知其果爲何物、然竊思諸佛顯示神變化導、有情不可測量方其入大涅槃、現舍利子、諸天及人、建窣堵波、種種供養、以作佛事、與此事設現金色珠、攝伏不信、增上慢者、其理一也、惟舍利子、體極堅固、鍊鍛焚燒、所不能壞、而此珠虛脆不實、力可破碎、爲不同耳、盖舍利子者、報身所成、而此珠即土木假合而化、故不得不異也、知諸佛法、如幻如夢、如像如響、如光影、如空

華、如尋香城、如變化事、則彼報身、與此土木之所假合、彼舍利子堅固不壞、與此珠之虛脆不實、亦無差別、惟達諸法空者、可以語此、梁谿居士、欲重宣此義以偈贊曰、

稽首釋迦文、善逝天人師、緣終示寂滅、無量舍利子、
悉建窣堵波、天人共瞻禮、像法住世間、化道諸有情、
亦示大神變、攝伏不信者、璀璨真金色、清淨妙寶珠、
卽彼土木中、現此希奇事、有來瞻禮者、隨取卽與之、
旣與出愈多、不可爲量數、當觀舍利子、及此金色珠、
堅固與虛脆、無異無差別、佛子具智慧、悉發敬信心、

勇猛多復疑、歸依無上道、

富鄭公畫像贊

契丹自澶淵之後、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至慶曆間、以我方用師西鄙、且厭兵、因聚重兵境上、遣使來聘、欲求關南故地、中外震懼、是時富公受命報聘、旣見虜主、爲陳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虜主感悟、因許增歲幣、而契丹平、北方至今無事、其後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時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益官廩以賑濟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凡活五十余萬衆、立法簡便、天下至今法之、惟公以制科中第、歷諫官侍從、以至宰相、危言直節、以道進退、勳業甚茂、然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此二事爲最、予嘗讀公諫垣集、奉使録、慨然想見其風采、及來沙陽、見公繪像於羅疇老家、命工傳寫、且爲之賛、庶幾日瞻儀刑、以慰慕仰之心焉、其辭曰、

天下達德、惟仁智勇、合之成體、散之致用、嵒嵒富公、備此三德、直道不回、以相王國、其智伊何、見於使虜、敷陳利害、以悟其主、歡盟至今、莫敢予侮、其仁伊何、見於救災、饑民如雲、襁負以偕、法簡恩周、垂訓將來、

何以行茲、斷以勇克、衆人所懼、公獨不惑、奪虜之氣、
厲色折之、賑民之饑、誠意活之、我生後公、今覿厥像、
丹青載傳、朝夕是仰、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羅漢贊

第一尊者正坐垂足手隱橫板交十指爪前
有居士作禮鬼使致書若請召狀後有侍者
乂手而立
佛所印可、大阿闍黎、隱几合爪、泊然無爲、懇請何人、
投地作禮、不起于坐、應供千里、

第二尊者正坐肩倚拄杖左手握拳近口右

手垂膝把經卷微露梵書設鑪香後有侍者回顧一婆羅門手抱稚獅子

倚杖于肩、屈指近喙、癈經不讀、思第一義、大獅子吼
真獅子兒、轉秘密藏、其誰能知、

第三尊者正坐跏趺以兩手叉指置足上昂首仰視錫杖倚牀前有胡人佩劍曲拳後有蠻女捧香山而立

叉指膝間、目視霄漢、意象軒舉、邈無畔岸、剛大之氣、
塞于天淵、俯仰無怍、縱心浩然、

第四尊者據巨石植右膝而坐手持數珠丁

視一大蛇蟠繞石前有童子震怖擲凈瓶巾
祴于地侍者抱撫猶竊回顧
華林擾虎、手舉數珠、馴彼獰屈、亦用茲乎、巨顙修鱗、
能怖童子、慈眼視之、毒心自弭、
第五尊者偏坐蹺一足手執拂回顧侍者於
蓮化餅折蓮房以獻瓶中有戲龜童子跪而
觀之後有胡人佩刀植戈而立
藕花蒲瓶、蓮房自折、神通妙用、在於舉拂、童子何知、
跪觀戲龜、六用不藏、使之者誰、
第六尊者靠禪椅植左膝垂右足而坐兩手

展經卷開口如讀前有獅子銜花胡人背手
回顧後有蠻女奴執拄杖侍立
老矣衰瘦、背依禪椅、讀經何爲、聊以遮眼、植膝垂足、
獅子銜花、杜其德機、豈有斯邪、
第七尊者叉掌乂指跣足而立仰視空中一
珠侍者捧香爐蠻奴佩刀捧盤盛鐸杵隨之
寶珠騰空、光焰璀璨、諦玩無斁、有見皆幻、堂堂風儀
龍象之姿、靈杵寶鐸、往將加持、
第八尊者跏趺正坐手執方鑪若說戒狀傍
有侍者合掌蠻奴執羽扇前有后妃盛服胡

跪若受戒狀二女童侍立

本無戒持、何嘗有破、方便爲說、三世因果、服飾燁然、

王者之妃、胡跪諦聽、善思念之、

第九尊者扶杖臨石岸而立一蠻奴據之下

瞰巨浸覯蠻奴以竹器卸經卷花卉置水中

有群魚銜經蜃氣成樓閣一龍出沒浪間

魚龍祕惟、各有佛性、散花捘經、出沒游咏、具大悲心、

平等施之、徃因奴力、人天之資、

第十尊者倚老松以左手支顒並足而立仰

觀松杪有猿摘松花以獻後有蠻奴抱經持

拄杖侍立松竹間有虛禅牀及方案上有古

盋貯水養花卉之屬

長松森然虬枝拂天支頤據木仰睇玄猿竹樹之間

方虛禅座我欲攝衣往補其處

第十一尊者偏坐左手按膝右手植牀栫上

拳指支頤回視一童子置飯掌中以引鶴

宴坐便安支頤握拳一念不波靈臺湛然婉彼胎禽

就掌取食了無驚猜承誰恩力

第十二尊者垂足正坐回顧第十三尊者笑

語以右手據牀栫左手舒掌侍者以缾水滴

掌中

敖座親密、便於笑語、懷抱之適、怡然相顧、瀝彼餅濃、注于掌中、普潤四大、一滴之功、

第十三尊者正坐曲身就第十二尊者語以手按板作屈指狀拄杖倚禪牀側後有侍者及二童子碾茶治具於竹林間

俯身說法、未能忘言、無量妙義、見於指端、童子茗供、竹間治具、滌煩消渴、惟此之故、

第十四尊者長髯郁然不剃植杖林間倚巨松而立觀二鹿出峀石傍銜花以獻

麌麌群鹿、出于嵒巘、植杖倚松、寓目縱觀、風度凝然、萬法皆了、去髮留髭、豈無所表、

第十五尊者携杖以虎負經自隨有老人道帽相並尊者舉手作笑語勢後有鬼神被甲執旌旗從行鎖一熊負一沐猴

適從何來、遊歷於此、大空斕斑、負經以侍、有偉衣冠、山川之神、旌麾戈甲、其從如雲、

第十六尊者於山林水石極幽絕處以袈裟蒙頭入定有懸瀑淙瀉三虵出其前一將澗飲一方行一蟠結

嵓谷窈窕、林莽扶疎、瀑布淙射、蛇蟲之居、祠帔裳頭、安然入定、訖能出之、其獨也正、

保寧禪師真贊

此是保寧風度、具眼衲僧試覷、面孔雖然醜拙、肚裏非常峭措、佛祖一口吞盡、問着當下休去、却就粱谿覓贊、大小一場露布、

頌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并序

唐天策十八學士閻立本畫像褚亮贊淵聖皇帝題其姓名以賜太子詹事李詩真絕世

之寶也臣某拜手稽首謹作頌曰

英英策府、十八學士、森如驥騄、才德兼備、太宗御之、六轡耳耳、蜥風籥雲、一日千里、丹青之妙、寫于縑素、千載風流、遇之旦暮、於穆淵聖、天縱多能、遊戲翰墨、識其姓名、人物圖繪、及茲宸藻、是爲三絕、萬世之寶、沙漠苦寒、翠華未還、傷心北顧、喟其涕潸、安得傑才、如彼諸子、扶翊中徽、國勢振起、豈無趙卒、爲御以歸、老臣衰疾、跂而望之、

銘

斵木爲几、病夫是憑、限腋扶肘、以便其形、子厚所斲、次山所惡、問何以然、惟曲之故、我作斯几、其直如矢、匪彫匪飾、自全厥美、隱之而坐、不倚不局、心凝形釋、死灰槁木、

方杖銘

古后有制、老則賜杖、用之扶持、利有攸往、後世靈壽、因以徽福、光誇赤藤、美稱桃竹、我作斯杖、不圓而方、剛健篤實、用行舍藏、曳策逍遙、丘園之寶、孰爲老龍、放之而笑、

多言人銘

李子遊於古蘭若、有金人焉、啓其口而銘其臆曰我古之多言人也、勿謂多言、多言何傷、言而當道、說約以詳、胷襟流出、與道翺翔、如雲起雷、震于十方、如谷答響、應而不藏、爛乎如星辰之經緯、沛乎如江漢之汪洋、五色相宣、黼黻文章、五聲相比、磬筦笙簧、詎知夫色未嘗色、非青非黄、聲未嘗聲、非宮非商、著於文字、文字相空、詎能測量、達於語言、語言解脫、詎得稱揚、滋發上根、下根衆生、一音演說、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舌相廣長、是以予終日言而未嘗言、其心了了、終日默而未嘗默、其音琅琅、如來入滅、而四十九年、不

魯說法、維摩無語、而三十二義皆發光鈇、惟道之極、言默不足以載、故予遊戲於辯才三昧、聊自得而倘佯、李子顧謂其徒誌之、若此者可以多言矣、

潛菴銘

龍興深老作潛菴、粱谿居士、爲書其榜、且銘之曰、魚龍潛於淵、釣罩絕機械、天地潛於心、方寸具覆載、譱覩此菴中、不廣亦不隘、森羅含萬象、空洞周法界、請問云何潛、非內亦非外、寶刹現一毫、須彌藏一芥、萬緣息一機、衆竅虛一噫、足跡不可尋、濕灰乃見椎、百鳥不含花、負命難索債、全身入虛空、無在無不在、欲

識潛菴人、豈離這皮袋、

傳

武剛君傳

武剛君、姓金氏、名辟彊、其先楚人也、七世祖鐵、居於越之邪谿、聞歐冶子者、通於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得鑄人術、因往見之、歐冶子熟視鐵曰、子之質美矣、嘗試以吾術治之、當為國器、乃留與居、汰去麤悍、萃其精英、旬鍛月鍊、磨礱而淬礪之、文采豔發、其材氣天下無雙、歐冶子撫之曰、子所謂鐵中錚錚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其猶龍乎、因號曰龍淵

下、薦於楚王、楚王悅之、出入起居、必以自隨、威震海
內、名聞諸侯、於是晉鄭興師以伐楚、曰、必以龍淵子
爲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晉鄭之師、伏尸十萬、
流血千里、楚之所以霸諸侯者、龍淵子之力爲多、親
屬散居四方、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戰國時、尤寵任
之、其族子有遊越者、以策干越王勾踐、勾踐將封之
以三鄉、及千戶之都、二、以示薛燭、薛燭曰、此國寶也
三鄉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趙者、頭胡
縵纓、短後之衣、以術干趙孝文王、孝文王好之、終日
與之相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於是莊周爲陳其祖

之功德、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足以決勝天下、而頭胡縵纓短後之衣、其術特庸人之所好、不足多也、王悟、乃疎之、遂廢不用、而當時游俠之士、荊軻聶政之徒、往往私從之遊、然皆其術之下焉者也、獨武剛君辟疆者、起於楚濮之間、挺挺有祖風、辟疆之爲人、明鋭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鬬之術、性剛果、不喜人柔佞、見有禍亂姦宄、必欲削平之、其志氣凛如嚴霜秋水、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以故亂臣賊子姦邪、見之膽破股慄不敢仰視、其與人交、惟有德者陰衛助之、久而無數、苟非

其人、捨去弗顧、秦始皇帝、旣滅六國、焚詩書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遯逃山澤間、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耿耿自若也、項籍少時、嘗從君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徑前、行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行斬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秦、旣入關、降秦王子嬰、復與項籍爭天下、戰滎陽成皐間、武剛君未嘗不在左右、出入臥內、甚見

寵任、其後韓信陳平黥布、聞之皆亡楚從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垓下、遂即帝位、第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號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藉以錦繡、藏之金匱石室、使世世襲之、又取武庫爲君第、國有大事、則召君、班於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往往勁直明敏、淬鋒斂鍔、以節義自將、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仕於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祿素飡、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篡

於漢、蘇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晉、雖異代猶禮
遇不衰、至晉太康中、回祿氏作亂、刼武庫、焚蕩武剛
君之劍、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於世焉、干將
者、與其妻莫耶氏、得神仙幻化之術、隱於豫章豐城
獄中、懷材抱德、氣應於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
煥識之、推其分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耶氏、
而斗牛之氣滅、煥私匿莫耶氏、而以干將歸華、且曰、
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耶氏也、亦曰久當復
合、及華將遇禍、干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攜莫耶氏
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遣沒人視之、有二龍蟠結風濤

洶湧雷電晦冥因不復見信乎其得神仙幻化之術
而華煥之言驗云
太史公曰古者五行各立其官金姓蓋由於少昊氏
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
姓其北方之強者歟覩其爲人明利果斷不凝滯於
物勁正之氣毅然見于色其亦鍛鍊淬礪之力歟卒
能佐漢以典傳國數百載可謂盛矣予來延平感于
將莫邪氏之事考諸傳說嘉武剛君之烈採其行事
大畧著于篇

方城矦傳

方城矦端木子平者堯時人也負其材隱居平陽山澤間欝然有凌雲之志弗肯仕堯命益作虞益烈山澤而焚之見子平偉其節槩薦于堯工垂垂乃命其徒癸戕斤斧之漆雕氏藻餙之以見堯于總章堯是時法度彰禮樂著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家閒暇旣見子平嘉其有局量井井然以繩墨自治置之左右因訪其所學子平對曰臣樗散蒙帝力生植長養今幸得備器使間分寸淺狹不足以奉清問臣之學上通乎天道而下極乎地理中備乎人事與夫軍旅征伐之法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在天成度在曆成

日、而曆法生焉、此天道也、闢方之術、提封三十六萬井。內建王畿、外列侯國、而井田之法寓焉、此地理也、好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此人事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爲上、以攻則勝、以守則固者次之、以詐謀得者又次之、此軍旅征伐之法也、堯方命羲和、奉若天道、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命禹平水土、奠山川、底貢賦、錫土姓、而苗民有罪、命禹徂征、且伐叢支胥敖氏之國、其說皆與子平合、將歷試之以事、而堯之子、丹朱不肖、懼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命子平教之、未幾

丹朱、悉傳其術、帝用嘉之列爵分土、封之方城、而子平有二子、長曰太白、次曰太玄、子平中分方城之地以予之、且教以兵法、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太白矜太玄之弱、嘗聽其增甲兵、布行陳、定營壘、然後與之戰、而太玄傲然不服、轉戰逐北、虔劉其邉陲、俶擾其腹心、虜掠其士卒、攻圍侵斷、智詐百出戰罷效首虜、計土地、雖勝負不常、而太白之勝居多其用兵之法、雖臨事制變、不可窺測、然循理而動、致人而不致於人者、常勝、不計利害、深入浪戰者、常敗、有知兵者、從旁觀之曰、此無佗、爭先法耳、夫方城、闔

四境之內、地方不過數百里、而二子之戰、積月累歲、紛拏不解、此與蠻觸國、於蝸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者亦何以異然二子方其戰酣時、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寒暑之切膚、饑渴之爲患、晝戰不足、繼之以夜、盖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而二子特甚焉、其善用兵、出於天性、非積習所能致、毎戰軍士皆啣枚、但聞擊搏之聲、進退緩急、惟所指使、雖戰死不離部伍、戰勝亦無敢讙譁以爭功者其操術然也、方城廢、爲人方整嚴重、外雖有廉隅邊幅、而其中坦然、二子圓猾、黑白太分、勇而好鬬、殊不類其父風、然要

自方城侯、教導指縱之使然、與斟灌甚尋氏兄弟、相攻、而宋人教其子爲儒墨者、異世而同科、二子旣日以攻戰爲事、其陰謀奇計、傳於後世、搢紳之士、多好之者、然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有業其術、得待詔金馬門者、徃徃善其事、而閭巷厮役輩、亦喜稱道之、然習之弗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緩頰遊說、而勝者、方城矦之學衰焉、

太史氏曰、世多咎方城矦、教二子、不以詩書禮樂、而以兵法、攻伐不休、靡時亂日、欲執其父子投諸江、與共鯀驩兜、流竄放殛、同其罪、殊不知方城矦之學法

象所寓、有聖人之遺意、而軍旅征伐、先王所不廢也
永日多暇、遊目方城、命二子、小試勒兵掉鞅摩壘折
馘執俘、鬪智角力、相與周旋、亦有足觀者、殆孔子所
謂爲之猶賢於已者乎、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四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筠陽戴國士初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雜文

桂齋上梁文

螺江入海、引朝夕之靈潮、雞岫連雲、萃川原之爽氣、茲爲福地、爰卜寓居、植雙桂於僧園、結數椽之茅宇、雖慙肥遯、實獲素心、同樂天鑪峯之草堂、繼惠遠虎

溪之蓮社、追其吉日、舉此脩梁、突兀東山、接靈源之勝槩、岧嶤西嶺、藉高木之清陰、剪剔荆榛、旣開三徑、疏治潢潦、爰鑿兩池、松筠儼以成行、荷芰紛而擢秀、滋蘭菊以共晩、蓺芝朮而接畦、嘉橘芬芳、綠苞露重、荔支璀璨、丹實星垂、芳菲不絶於四時、泉石粗供於一壑、銅瓶夜汲、有風月之陪從、蕙帳曉開、無猿鶴之驚怨、蓬户嘗開、而雀羅可設、花徑不掃、而朋簪自來、一觴一咏、以暢幽懷、三沐三薰、以語至道、細推物理、洞觀天地之情、廣覽前言、極備古今之變、嘐然放杖而笑、莞爾抱膝而吟、餌藥扶衰、願究無生之學、登山

臨水、終諧樂死之心、冒危險以全身、已憑天造、享優游而卒歲、實荷皇恩、敢效歡謡、聊陳鄙志、

兒郎偉拋梁東、日上千峯海氣紅、未向扶桑倚長劒、且浮瀛渤看珠宫、

兒郎偉拋梁西、喬木侵天夕照微、但得長生斂芒角、最憐新月掛蛾眉、

兒郎偉拋梁南、翠竹蒼松秀色參、南極老人疑我是、笑將白髮照澄潭、

兒郎偉拋梁北、魏闕迢迢拱宸德、斗車錯落轉高秋、帝座熒煌明紫極、

兒郎偉拋梁上、合璧連珠森可仰、寸誠何以格蒼穹、空餘縹緲青霞想、

兒郎偉拋梁下、秋色初來正瀟灑、已慙謝傅臥東山、更愧裴公開綠野、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運際中興、安枕山林之間、不愁群盜爭席、漁樵之侶、誰識故侯、採薇散髮、而爲物外遊、樂聖銜杯、而得醉中趣、放懷自適、與世相忘、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答賓勞

賓勞主人曰、蓋聞士生於世、不逢則已、苟逢其時、則

必下收衆磬、上結主知、舒翹揚英、發策出竒隨勢如轉圜、應變如發機、黙於所當黙、爲於所可爲、毗冕乘軒、衣繡執珪、澤被九族、榮耀一時、今子奮身寒苦、遭世隆昌、歷金門上玉堂、載筆螭坳、日侍清光、曾不能結舌鉗口、循黙自守、功名富貴、計日可取、顧乃犯忌觸諱、志濶論踈、效長孺之妄發、類平仲之退趨、幸蒙寬恩、薄謫坤隅、倥傯筦庫、沈冥簿書、曾不愧悔、色澤膚腴、何其謀身之拙、而執心之愚乎、子殆病矣、我其勞諸、主人隱几、輾然笑而荅之曰、若子之言、無自而可、我將勞子、而子有何勞於我也、尊尊而君、卑卑而

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襲爵饗位、上下以際、各盡其道、非相爲賜、故獻言而計效者臣也、聽言而出治者君也、忠臣不避死以立節、志士不求生以害仁、知致其在我者而已、及其成功、則天也、昔者呂望與周於屠釣、伊尹干湯以鼎俎、甯戚悅齊桓於飯牛、百里奚得秦穆於五羖、馮唐以立談而感文、千秋以片言而悟武、馬周由草茅而合太宗、婁敬脫輓輅而說高祖、收功當年、垂譽千古、今予人雖微、而屢蒙擢用、位雖卑、而接於侍從、與聞國論、職書言動、倘遇事而緘默、戀爵祿之榮寵、雖保身之計得、將逆天之是恐、覩於

古人、槩可考焉、舜命臣以弼違、孔立教於伋顏、周設官以詔嬓而諫惡、輙著書以陳善而責難、西旅貢獒而召保訓、太廟納鼎而臧孫言、其驟諫如趙盾、其強諫如鬻拳、時運而往、風流猶傳、或伏蒲以移晷、或還笏而歸田、上足可躡、帝裾可牽、或額叩於龍墀、或血汚於車輪、斧鉞在後、鼎鑊在前、咸蹈禍而無悔、豈邀福於未然、故能使當世之主、勉強以聽、感動而悛、或藏斷砦以志良諗、或存折檻以旌直臣、是以士頗得行其道而振其氣、雖匹夫之賤而有所伸、雖萬乘之尊而有所畏、衛先王之正道、立天下之公議、庶生民

之大福爲社稷之長計夫然後士爲可貴也今則不然上有仁聖願治之君下無骨鯁敢言之臣其曠大之度寬隆之德天覆地載海涵春澤假狂妄之或聞罪不過於黜謫靡聞抗論危言之士誅戮以竄殛也而士咸沁沁泯泯拘拘戚戚取容唯阿擬步踧踖翕肩蓄縮卷舌噤默覩時低昂逐勢反側保寵祿以饕富貴其視天下漠然如越人而視秦人之肥瘠譬猶仗下之馬韉上之鷹飽毛血而不搏飫芻豆而不鳴俗日益媮士日益輕其何以功利社稷而紀綱朝廷乎今子惜我以功名富貴之失病我以莞庫簿書之

繫以此見勞、又或不然、以展禽之仁、三仕以三黜、以仲尼之聖、委吏而乘田、皋連抗志於蹈海、仲子辭禁而灌園、干雲不能汲汲而執戟、望之不宂碌碌而枹關、士各有志、譬不同年、以此易彼、未知孰賢、予雖負於罪戾、猶得齒於官聯、職事粗辦、逸若飽飡、入則左圖而右史、出則前溪而後山、從吾所好、其何適而不安也、且予聞之、天廻地游、日居月諸、塵跡俯仰、急景須臾、蕩馳空之野馬、忽過隙之白駒、旅浮生於萬世、寄聊質於八區、守滿堂之金玉、眷彊名之妻孥、節槩不立、道義鈌如、自昔富貴而磨滅者、不知其幾咸梗

莽而丘墟、方竊竊然自以爲智、不亦愚乎、且夫禍福倚伏、變化杳冥、震盪廻薄、未嘗暫停、彼秋之搖落、爲春之敷榮、彼冬之凜冽、爲夏之歊蒸、霽極則雨、晦極則明、剝終則貞、否終則傾、管仲射鉤、卒爲仲父、傳說胥靡、乃相武丁、體道出處、因時止行、窮非我病、達非我榮、雖死生不足以動心、又何富貴之與功名、抑又聞之、道貴常虛、物禁太盛、富爲怨府、貴爲禍柄、隙不在大、力難久勝、德裕釁兆於奉策、霍氏禍萌於驂乘與其一跌而赤族、曷若退居閒處、樂天而知命、予方築室山林、買舟江湖、與蒙貸宥、得歸故廬、樂惠山之

泉石、友梁溪之龜魚圃有松竹几有詩書晚食當肉安步當車玩意寂莫遊心物初以此終身又安知榮辱利害之所如也若夫方朔以滑稽而玩世欽明以姦諛而託儒主父願烹於五鼎伯倫寄傲於一壺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終軍請長纓而繫匈奴韓非立言於五蠹孤憤之說蘇秦勵志於捭闔揣摩之書僕誠不能與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之拙

釋疑

宣和改元夏六月京師大水自都城之西渺如江湖不見涯涘踰汴堤循顧子門以及北郊浸辟雍蕩王

津圍、以及藉田、漂溺廬舍人畜、不可勝計、於是諸門悉土藉新城、以爲固、獨東方門、南界汴堤北距夷門山水所不至、而去都城十餘里、決汴渠、灌田野間以殺水勢、於是漕運不通、而畿甸悉罹水患矣、先是暴雨、有異物、形如龍蛇、自雨中降、獲而殺之、識者以爲水祥、已而果然、予時備員左史、心獨異之、竊覩主上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厚、在位者緣此、必有發憤納忠之人、乃寂不聞、愚戇不能自已、因奏疏論列大意、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宜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且請因侍立、許直

前奏事、以盡所欲言、疏奏、屏息以俟、翌旦造朝、待立如常儀、既而宰執奏事班退、傳旨閤門令先退、不復得對、因上章待罪、遂有沙陽之謫、客有獻疑者曰、有官守、有言責、予以記注爲職、無言責而論事、非侵官乎、予應之曰、古之爲臣者、皆可以有言於君、故有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近臣盡規之義、後世官守言責既分、則獨執政大臣侍從論思獻納之官、與夫任臺諫之職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雖卑、然日侍天子清光、以記言動、居兩省、綴侍從末。遇所當論者論之乃其職也、曷爲侵官、昔唐魏謩由右補闕、遷起居舍

人、文宗謂之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無辭也、祖宗之制、雖館職許論事、況左右史乎、馮京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論事、罷去、唐介文彥博、相與廷辯、則蔡襄直前論之、以所論不當爲罪、則有矣、未聞以侵官爲罪也、予曷不責今之不言而曠官者、顧乃責我以侵官耶、客曰、然則近世任此職、曷爲無論事者、予應之曰、左右史、去侍從一間耳、幸而不以罪去、給札召試、則進居侍從之列、今人以得侍從爲榮、故例爲循默、以俟遷耳、客曰、然則

吾子胡不爲之意有所蓄姑俟他日未晚也予應之曰、是何言歟、人臣以利爲心者、可與事君也乎哉貪位慕祿、遇事循嘿而不敢言、非以利爲心歟、以利爲心、則亦無所不至矣、且士氣不振久矣、在下者惟知爵祿之可貴、而决性命之情以爭之、在上者惟知爵祿足以籠天下之士、而視外廷之臣蔑如也、予爲此懼、竊不自量、欲以區區之身、而救一時之弊、豈苟然哉、況夫以左右史、爲未可言、而必待侍從、以侍從爲未可言、而必待執政、以執政爲未可言、而必待宰相、以宰相爲未可言、而又必待其時、則果何時而可以

言耶、此特保富貴、爲妻孥計者之論耳、未可與語以道事君之説也、客曰、當其可之謂時、故言於可言之時則從、言於不可言之時則凶、今子之言時乎、予應之曰、當其可者、謂當夫事之可者也、當夫事之可、則爲時、故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必待其時之可、則龍逢比干之徒、當爲罪人矣、昔之君子、於邦有道則危言危行、故鯁直之論、必陳於聖明之主、而防患之説必出於治安之世、禹之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太公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帝舜武王、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何哉、愛君之誠、深、則

納君之言切也客曰子之職當言而時可言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子之言曰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夫災異之說起於漢儒今子之言若是揆於吾聖人之學得無戾乎予應之曰昔高宗有雊雉之異而祖己訓王以先格王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所以謹天戒也漢儒乃附會而爲之說牽合穿鑿使人難信此所以得罪於聖人若夫遇災而懼正厥事以謹天戒乃吾聖人之吉也何戾之有客曰借使子得請而直前則所論者將何爲

予應之曰、孟子不云乎、一正君而國定矣所謂正者豈事事而爲之哉、特在夫心術之間耳、茲事體大、未可以立談判也、客愕然曰、曩也吾有疑於子、今聞子之言、渙然冰釋矣、因敘其語以爲釋疑、

華山辯

五嶽之名、若岱宗、謂告代之所、嵩處中而特高衡居下而適平、其理皆可以意推、獨華山命名之義最爲難曉、字說謂華、西方嶽也、故指所生物與琥同意說者曰白虎通、謂少陰生華、夫物以春華、故素問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西方乃揫斂之地、何華有之、又曰

華山有蓮華峯、其上生蓮華、退之詩、所謂太華峯頭玉井蓮是也、指所生物、因是得名、夫草木之華、皆華也、何獨取夫蓮華而謂之華哉、竊嘗疑此說、以爲未然、元符間予西遊、過華陰、縱觀太華、自平地斗起、數萬仞、氣象雄偉、與衆山之邐迤、不可同日語也、今來沙陽見其圖於羅丈疇老家、疇老頃嘗官華州、得此圖尤不失眞、開視恍然、與昔見無異、因得其所以命名者、周官曰、使無華離之地、禮曰、爲天子副瓜、則華之凡有所分者、皆謂之華、故草木之華、謂之華者、以其分故也、山之形類多上銳、獨太華、其上翼然分而

爲二、如草木之華、故名曰華者、以山之形名之也其傍小峯、與之相類、則曰小華山、意可見矣、以經考之、凡山之名、有曰熊耳者、有曰龍門者、有曰砥柱者、有曰柝城者、皆名以山之形、奚獨於太華而疑之、事不親見而爲之臆說可乎、此不可以不辯、

戒貪

盜入粲谿之室、探囊發篋、得白金器數事、因警而逸、候人疑而訊之、色變、執於有司、計贓抵罪、其法當黥、粲谿愀然曰、之盜也、妄意室中之藏、朝思夕計、以迄于成、惟一貪心、更無他法、方其始入於吾之室也自

訓得志、慨然負匱挈篋、擔囊而趨、不幸而警、所得不足以克其欲、則嗛然有不滿之意、迨執於有司也、囊之所營度而探取者無一可得、而得其罪焉、與夫世之貪者亦何異、今有人焉、挾穿窬之器、乘間抵巇、幸人主之不悟、以取富貴、爵位極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猶且嗛然有未足之心、一旦溘先朝露、則向之所貪者、無毫髮之得、而所造諸業、種種現前、獨以身當之、淪入若趣、有至於積劫而不能脫者、自智者觀之其異於此盜幾何、因書之以為貪者之戒、

書事

書僧伽事

世傳僧伽爲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示現之跡載於傳說著於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假于朝迎親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修供塔下其日天未明普照長老胐齊走人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瞻禮予奉親攜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輪頂如倒浮屠上屬霄漢觀者如堵固已嘆異得未曾有及辰巳間天無纖雲秋日愈明而塔之西北隅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

停光彩炫燿鑠人精目凡一飯時若有掣之者珠自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前珠等須臾入者復吐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對珠隱不現其楹桷間小鐸中亦各有珠吞布周匝璀璨相射如白月晝燃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來大者如星小者如舍利熠爚繽紛若可承攬至午未間方漸隱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根劉燾奉使徐裡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畢會士庶瞻仰謂自昔顯宗神變未有若之盛者其後脇齊具圖以聞有旨

賜號摩尼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于所見者、八年東
南大水、泗上尤甚、淮瀆泛溢、不及城者、數板、城門不
固、水夜自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家、人情惶駭、莫
知所爲、方擾攘中、有僧持鉢以乞、或以餌餅施之且
告之言、此何時而乃求化耶、僧笑不答、袒去上服、徑
趍入水、其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摧、正湮水道、于是人
力可施、水患遂弭、詰且官吏、按視城樓之摧、斬斬然
無尺椽片瓦之遺、積於壞門、如累疊然、始知是夜乞
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塔下、開扃則所施餅
餌、尚留鉢中、此一事、予得於所聞者、明年改元宣和、

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江湖、是時僧伽出見輦轂之下者、凡三、初見于感慈塔、若揮扇然、又見於天清塔、又見於相國之東塔、皆從二侍者、爲行道相、都人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底寧、有詔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其儀屢見、萬目具瞻、巋然靈光、佑我昌祚、蓋謂此也、予時自左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無得于見聞者、惟普慈巨濟大士、滅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威神、神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然、如常住世、蓋其誓願宏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此土衆生、有大

因緣、故能示現昭昭若此、世謂觀音化身而維摩詰所説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脱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寧不信歟、故予直書所見聞者、著于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實參修菩薩行者、有所稽考、凡與見聞、皆發信心、皈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昭武李綱沙陽寓軒書、

書杜祁公事

彭器資尚書、初擢第爲天下第一、東歸道南郡、謁杜祁公、語既久、祁公教之治生事、器資退而思之、不曉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公徐曰、無他、觀公志氣、欲

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顧念妻孥之憂、則不可、於是器資深服其言、噫、世士大夫、以仕宦爲家、不治生事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有可言之資、往往還顧無所歸、爲妻子計、鉗口結舌者多矣、間有不恤此者、言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以糊其口於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爲戒、可不悲哉、覩祁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知也、

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爲難、玉局

曰、莫難於定策、求叔曰、設使吾輩處此時、當如何、玉局曰、想亦當然、求叔曰、吾輩皆能爲之、何難之有、玉局曰、然則孰爲難、求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搆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退處置、旣歸省、取懷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勑、徧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塡勑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以、於是兩宮

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余作晝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蓋謂此也、王巖叟著魏公別錄、逸此一事、因書其後、

書曾子宣事

紹聖中、董敦逸爲侍御史、奏疏論宮禁中事、哲廟怒甚、將加遠竄、宰執無敢言者、子宣適與三省同進呈、因奏曰、敦逸庸人不足惜以言事一不當、而遠竄、所可惜者、朝廷之體、適使敦逸得重名耳、宰執亦以爲言、哲廟怒稍解、其命遂寢、蘇景謨親得此事於子宣、嘗以語予、因曰、人臣不識忌諱、犯人主不測之威、倘

有惜朝廷之體、以一言救之者、其罪必解、昔退之論佛骨事、憲宗將抵之死、裴度救而獲免、劉禹錫出守播州、度亦以母老爲言、遂易連州、古人類多如此、今不獨無救之者、因而擠之、又下石焉者多矣、此風不可復見、可爲歎息、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五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題跋

皇帝御筆詔書記

皇帝在御之八載、歲次甲寅冬十月、叛臣劉豫借助強虜、稱兵南牧、侵擾淮壖、邊奏來上、有詔親征、戎車啓途、六師雲集、號令賞罰、悉出宸衷、將士奮厲、人百

其勇、提音載路、屢奏膚公、虜氣震讋、潛軍宵遁、策勳飲至、慶賚畢行、皇帝慨然、悟前日退避和議之非、治兵餙備、有不可已者、乃以寇退之初、圖爲善後之計、發德音、下明詔、以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詢于舊弼微臣、嘗叨近司、亦與諮訪之列、竊自惟念受知最早、荷恩特深、平時常恨屏跡遐遠、徒抱孤忠、不獲以芻蕘之言、達于冊扆、恭承清問、其敢鹵莽滅裂、以對、既竭鄙慮、條具上聞、仰塞詔旨、又以朝廷根本、時務之所當先者六事、冒瀆天聽、惟是學識迂疎、言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伏蒙聖慈、容以天地

之度、獨以日月之明、赦其狂瞽、而察其拳拳之忠、親御翰墨、降詔褒諭、所以寵綏之者甚渥、訓辭溫厚、有金聲玉振之章、筆蹟瓌奇、有鳳翥鸞翔之勢、天光下逮、蔀屋生輝、顧臣愚庸、何以稱報、竊觀自昔帝王、當承平無事之時、圖廻治績、未嘗不以求言爲急務、故堯有衢室之咨、舜有總章之訪、禹重昌言、湯稱好問、況於屢艱難之運、建不世之勲哉、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光武用寇鄧耿賈之謀、而炎運復興、太宗聽房杜王魏之言、而唐室大競、古今一理、何莫由斯、仰惟皇帝圖治之勤、求言之切、博詢精

詳、斷以必行、無愧前古、則夫幷天下之謀、兼天下之
智、以大有爲、脩舉政事、震耀威武、削平僭僞、底定中
原、紹復祖宗之大業、以致中興、有不難也、臣雖衰病、
待盡山林、傾耳拭目、猶庶幾及見之、謹以御筆詔書、
摹勒成碑、以昭示天下、使知聖君不忘舊臣、詢事考
言、樂取諸人以爲善、如此、用爲獻言者之勸、不其韙
歟、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有五日、具位臣李
綱謹記幷書、

道君太上皇帝賜朱喚御書跋尾

宣和内禪、燦然明白、與堯舜比德、視唐三宗爲不足

道靖康之初金狄犯闕道君南幸淮浙淵聖固守京師兩宮間隔陰有小人交鬬其間所以寇還二聖重歡略無疑阻者實賴不二心之臣調護之力也至靖康末在廷之臣多罷去以唐恪聶山耿南仲父子用事專以離間爲進身固寵之資偃然自謂外敵之不足慮逮虜騎再至道君不得行入居禁中淵聖始感悟罷唐恪相出聶氏耿氏父子奉使割地稍召還舊人然亦已晚矣都城既破翠華北狩天下臣子所同憤慨咸謂敵强我弱之所致不知禍變之興以小人離間爲基胎也夫處人父子間號爲至難况當國家

艱阨之際、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繫哉其後唐恪仰藥而死、聶山爲絳人所誅、耿氏父子全家陷沒、相繼殂隕、天之報施、豈不昭然、方靖康丙午春、臣倫位樞廷、被旨奉迎道君於南都時、徽猷閣待制、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宋煥、適自淮甸召還入對、又奉淵聖御書、如行宮邂逅相見甚歡、聽其言、蓋惓惓有意於兩宮者、及紹興丙辰夏、臣承乏江西帥事、復與煥會於豫章、煥出示道君御書、所以褒奬之者甚厚、翰墨如新、伏讀相與流涕、乃知前日之言、信不誣也追思往事、十有餘年、如一夢間、鑾輿滯於沙漠、而未

遂中原困於蛇豕而未復痛心疾首不若無生今者
天啓上心念父兄之辱親御戎輅以臨大敵將士奮
勇盡殲醜類靈旗所指其將恢復境土迎兩宮以還
故都有問安侍膳之期乎杜甫有言周宣中興望我
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此微臣今日之志也紹興六年
十二月十四具位臣李綱拜手稽首謹書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靖康初綱備位樞延嘗一日同宰執奏事內殿蒙恩
賜坐啜茶有旨召皇子國公出見宰執小帽窄衫玉
束帶升自東廂至御座前奏問聖體西鄉與宰執相

揖日角珠庭眉目如畫進止雍容儼若成人群臣咸竊竦歎後一月遂正東宮位號是年冬金寇再犯闕都城失守二聖蒙塵皇太子亦北狩天下聞之莫不痛憤嗟乎生帝王家正位儲貳有溫文之德有天人之相一旦倉卒至此天命之所以難諶也方淵聖東宮時嘗以皇太子學書一幅贈詹事李公家藏至今其壻許忻出以示綱覽之流涕謹誌其末庶幾觀者知流傳之所自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李綱跋

跋了翁墨蹟

余政和乙未歲、自尚書郎、謁告迎親雲溪時、了翁自
天台歸通川、與余相遇於姑蘇、一再見有忘年之契、
後四年、當宣和之初、余以左史論事、謫沙陽、了翁方
居南康、其族人陳淵幾叟往見之、余因寓書通慇懃、
且以序送淵、并致意焉、旣而了翁荅書、辭意懇懇、至
舉狄梁公、及本朝李文靖、王文正、二公事業、以相勉、
予竊惟公相期太過、非所敢當也、又後七年、靖康改
元、歲次丙午、天子初內禪、金狄犯闕、余蒙異恩、自奉
常、不旬日擢參大政、實總軍旅之事、踰月罷退、宗社
已安、四方敉寧、叨處樞輔、追感知己、恨公云亡、不及

見也、未幾出使宣撫河北河東兩路、月餘而罷、旋即竄貶、由建昌再謫川峽、適盜據荆南、路梗、少留長沙、前京畿提刑王君以寧、不知於何處得公答余書、稾、獨闕其首數句、示余、俾追思補亡、慨念平生、爲之流涕、教授吳君致堯復出公墨蹟數帖、求余跋、開卷讀之、凛然如對面、而聽其亹亹之言也、吳君嘗從公遊、篤善好學、因錄余書序、及公所答書、并以遺之、以答其意、且見公知余之厚云、靖康二年、四月三日、武陽李綱謹跋、

書杜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余趣寧江謫所、取道湘潭、王周士出高麗紙、求書、時金寇再犯闕、將半年未解、余聞召命、將糾義旅、以援王室、萬一不捷、當遂以死報國矣、周士未果行、而許爲之繼、因書杜子美此篇遺之、以激其氣云、靖康丁未、孟夏四日、武陽李綱書于長沙漕司之翠論堂、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了齋陳瓘也閩之沙縣人

了翁得邵康節易數、皇極先天之學、心解神悟、多能前知、如丙午歲事、嘗爲所親者預道之、壬寅春、公未沒前數日、其孫壻蕭君建功、以紙求字、公爲書老杜哀江頭一篇、乃絕筆也、非惟筆力遒勁、略無衰病之

氣蓋寓意靖康之變於其間以公之學精微知數之必爾而平生議論慨然不少屈折雖流離顛沛妻子至凍餓而不顧可謂不以天瘵人矣蕭君訪余於武昌出公書以相示爲歎息者久之余嘗著論古人處天人之際者正與公合因并書以遺之使讀者知公於古人無間云

跋了翁自跋敢疑論後

了翁晚年嘗語所親曰吾往年以論事遭憂患他無足恤所懼惟死耳今則死生皆置度外未嘗動心觀其自跋敢疑論後殆懼死時語也其後謝謫官表云

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江湖一身、獨覺有生之有患、則了無懼意、夫死生亦大矣、以了翁之學、至晩年、然後不以動其心、其難如此、學者可不勉哉、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許襄陵字崧老名翰與忠定公及吳元中同時爲賢宰執

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綜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

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根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陵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而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所不能言者余得而讀之廓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

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夫三家者齊驅並駕、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際、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如何哉、雖不見于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於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

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則學者其可不盡乎欲盡焉當自此書始建炎已酉歲正月五日武陽李綱書

書寄嵩老易傳後

曳其輪之象妙處在曳曳者自後牽車以緩其行也坎爲輪輿既濟未濟互體皆有坎而初九九二處其後故象爲曳其輪睽體亦然故六三之見上九爲見輿曳自六三觀之則上九處坎體之後疑其無適已之意故也曳之象皆在陽爻則非才之剛而孔武有力者安能曳車以止之哉至賁之初九亦處坎體之

下、則以舍車而徒爲象、此之謂唯變所適、由是觀之、豈非字字有象、而互體之類、曷可少哉、此秘殆亦昔人所未覩也、前所錄數十條、皆考於象而爲之說、既與世之說易者不同、於襄陵易傳、亦有合不合者、願參考之、取其是而削其非、因風詳誨爲望、聖人立象以盡意、雖如觀天之不可窮、然意之所在、要有至當去處、吾儕即象以求之、正如法家斷案、鋪陳法律、求所以當其罪而止耳、不當其罪、則以笞杖爲徒流相去遠矣、此所以必資於講貫之益、在兑君子以朋友講習理義之說、孰有大於此、惜乎江海之遼絶、而音

問之難通也、此編切勿以示人、非唯尚口乃窮之疵不足以取信於世、亦其間有未安者、隨得隨改也所著易傳九卷、總論一卷、外篇釋象十卷、訓辭三卷、明變類占衍數各一卷、合二十二卷、俟定居當悉錄致左右、以求証明、唯痛加斤斧、乃所望也

跋歐公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其蹟、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辯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中嘗跋其書

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而興、東坡亦以憂患之後、屢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

跋司馬温公帖

朝廷之上事貴當而不貴苟寛、言貴盡而不貴苟合、苟寛則姑息、苟合則雷同、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熈寧間、犯謀殺者聽自首減等、非不爲寛、而廷臣毅然爭之、反覆論難不已、至有以罪去者、懼姑息之爲害、而展盡底蘊、不敢爲雷同之說也、當是時、去嘉祐治平未遠、其遺風餘澤、能使士大夫如此、豈不爲天下

禍哉、數十年間、士風一變、以馴致禍亂、其源非無所自也、觀司馬温公與劉公帖、推許之重乃至是、前輩之意遠矣夫、

跋顏魯公與栁冕書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銅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葢類其爲人、栁冕唐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槩云、

慶餘長老開堂疏跋尾

右建州大中寺、長老慶餘師、再開堂疏、先公太師所

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峯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叅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公諭州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公一日、約先公同游武夷山、及歸、則師已遷化一復時矣、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跏趺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盍歸誠祈懇、倘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親以小磬就師耳根擊之、至數十聲、師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尒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

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葢紀實也既七月再升堂而化呂公爲作碑且載本末置寺中宣和六年綱自左史謫沙陽道建安遊大中寺猶及見碑讀之一再過私竊歎仰後十四年紹興壬子歲被命宣撫荆湖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宇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亡矣爲之歎息又三年有住持龍山僧元檀者師之法眷也間嘗訪師遺跡惠然見過出先公所與師手帖以相示翰墨如新讀之泫然因留藏于家傳示子孫而爲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

之、用慰其心、且使世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圓、死生一如、去來自在、有如此者、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男綱謹書、

附錄慶餘長老開堂疏此忠定公尊人修撰公贈太師諱夔所作也

法門差別、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通、達磨露西來之旨、萬派殊流、而宗於一海、千年暗室、而破在一燈、雖桃發前村、自含眞諦、而琴逢妙指、方暢清音、喩之者良馬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葢飯色之殊、寶器所感不齊、則藕絲之掛、須彌終難信解、不有宗匠、誰爲津梁、餘師上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

爲已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殺活臨時、禪律通融、昔契樂天之問、雲山靜遠、今難思大之居、而况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旣俯從於輿願、宜遂演乎潮音、肯令雞嶺曇花、不開閩嶺、必使曹溪法雨、重灑建溪、至道不煩、當仁不讓、謹疏、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竊觀唐質肅公、論潞公燈毬錦事、有以見當時士氣、何其忠厚之至也、夫大臣邀寵進、不以正、臺諫論列、乃其職也、人主未察、震怒竄貶、亦理之常、而在廷之

臣中、執法、如王舉正、史官、如蔡襄皆抗疏直前、以營救之、能文如梅堯臣、李師中之流、又作爲歌詩、敘述歎賞以激義夫之氣、天子悔悟、卒行其言、不旋踵徙内地、召還復用、嗚呼、茲非士風忠厚盛德之事耶、其後諫院公亦論荆公於熙寧間觸權臣怒、謫官嶺海、當時名士、以詩送行者雖不乏人、而營救之風、則亡矣、一斥不復、卒使抱義納忠之臣、流落以死、其視嘉祐、得無愧乎、至元符中、道鄉鄒公以論椒房事、遠竄則餞送者、悉置典憲、中丞安敦彈奏猶以爲輕、望其據義以爭難矣、誰復敢以詩章指時事而揄揚其美

哉茲風一扇、士氣頹靡、習熟見聞、以鉗口結舌、爲當然任言責者、不過抉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爲進身之資、甚至顛倒是非、變亂白黑、以惑人主之聰明、其肯長慮郤顧、爲防微杜漸之計邪、燕山之役、廷臣無一人言、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爲梗、非無自而然也、由是言之、祖宗謹擇臺諫、使之敢言、以舉繩愆糾謬之職、涵養士風、使之忠厚、以盡激濁揚清之義、豈非制治保邦之要道歟、唐氏父子、繼論時宰、於權寵方隆之日、面折廷諍、無所顧避、使名節之美、萃于一門、可謂賢矣、復用與不復用、固不論也、然二公

之殁、碑誌不立、其族子、邵陽太守、遊、懼歲月之綿遠而前德之堙墜、裒集章表、及送行詩等、合爲一卷、將刻諸石、以垂不朽、其意豈獨貽訓後裔、爲家世光哉、使士大夫、知前輩風節凜然、若此、有補天下多矣、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十八日、武陽李綱伯紀書

跋張嵇仲樞密遺稿 嵇仲名叔夜鄆平宋江方臘之亂者

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御衣獨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倡義兵、獨有一顔真卿、朱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寇再犯闕、

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遠遁以自全獨樞密張公總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綱頃執筆螭坳寓直東省公時夕拜瑣闥周旋甚懽迨靖康間宣撫兩河辟公之子叔獻以從嘗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因以歎服其後聞公遂死國事爲之流涕自靖康至今十餘年叔獻持節江東綱帥守豫章相遇於貴溪道中出示遺槀數軸讀之不覺淚之承睫也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

楊雄屈身事莽害道又中之賊李其無後宜矣李忠定公謂之

不愧哉、

蕭子寬哀辭

富貴而壽、子孫蕃昌、此世之所謂福也、貧賤而夭、子孫不振、此世之所謂禍也、福善禍淫者天也、而致之者人也、雖聖人立言垂教、使人勸善而懲惡、亦不出於此矣、然而天之道、幽遠而難必、爲善者、未必福、故以原憲之賢、蓬户而甕牖、以展禽之聖、遺佚而阨窮、好學如顔子、而早死、信道如楊雄、而無後、是福善之道、有時而不明也、爲惡者、未必禍、故以屠沽斗筲之才、乘時而致顯位、以駔儈負販之術、殖貨而比封君、

信道別过情ゝ譽矣

殘如盜跖、而得終其天年、酷如杜周、張湯、而子孫戚顯大於當世、是禍淫之道、有時而不行也、夫得福者君子之常、而反禍焉者、君子之不幸也、得禍者、小人之常、而反福焉者、小人之幸也、將處夫幸不幸之間、固未可必、而君子之所以治心修身、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專以自爲。豈竊竊然以是徼福於天哉。問學已明、德性已成、志氣之修、其視富貴如浮雲、精神之全、其視身世如夢幻、若然者、雖貧不慊于貴、雖夭而有所謂不亡者存、雖子孫不振、而有所謂傳而不知其盡者存、榮辱驚懼、不入於胸次、其精神志氣足以

傲睨天地、而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又奚禍福之足云、昔者吾友子寬、嘗從事於斯矣、子寬姓蕭氏、名愃、世為延平之尤溪人、博學好古、凡六經諸史、百家之言、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學、貫穿馳騖、無所不通、與人持論、辯博閎肆、聽之纚纚忘倦、尤善著書、自成一家言、其為人孝友愷悌、敦尚節操、於世味泊如也、然而學成而道益窮、志立而身愈困、自擢第歷官幾二十年、而位不升於朝列、負郭之田、不足以糊口、官于兩雄、不幸道疾而死、而年不迨五十、傳家惟一子、且以疾廢、是君子之所謂不幸者、舉集於其身、自世

人觀之、其不可哀也耶、然子寬於予、平昔最厚善、予甞從容、叩其治心修身之說、高明潁脫、無所滯礙、非徒言之、亦允蹈之、故其生也、能輕富貴而甘貧賤、則其死也、所謂壽而不亡、傳而不知其盡者、必有在矣、世人哀之、安知其不以此而復哀世人也、予懼世之不察者、致疑於其間、故爲之作哀辭以道意云、

有美一人兮、外和而內剛、韞金玉之精粹兮、佩蘭蓀之芬芳、包古今於學問兮、達至意於文章、位不足以稱其德兮、祿不足以養其生、謂難老而早死兮、宜有子而病狂、哀善人之不淑兮、信天道之叵量、惟君子

之脩身兮貴力學而自擇蓋端以爲已兮豈責報於彼蒼存一氣之孔神兮體此道以翱翔齊死生於晝夜兮何富貴之足臧覩吾身於露電兮顧委虵之何傷並天地以悠久兮與日月而爭光外萬物而獨立兮謝塵寰於粃糠嗟世俗之迫隘兮咸物逐而我忘聊所得之毫釐兮遽氣盈而志張廓宇宙以遐觀兮寄一身於八荒前千古之悠悠兮後百世之茫茫偷榮耀於瞬息兮將見咲於大方夫豈得擅而有之兮溘朝露而泯藏與草木以同腐兮何山高而水長惟夫子之英爽兮顧死生而不忘託友義於斯文兮庶

德音之播揚、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 劉公諱韐當忠定公宣撫河北時劉與公不合及其死難而公哀之如此此其所以爲忠定也

靖康改元之夏、金人攻圍太原、聚重兵河北境上、余承乏樞廷、被命宣撫兩路、以真定帥、資政劉公爲副、秋七月、余得旨駐師懷州、劉治兵遼城、以王淵王瓌鄭建雄、統制軍馬、時制置使解潛、龍圖閣待制折彥質、主隆德府路都統制、折可求都轉運使、張灝、主汾州路、期以七月末進兵、獨解潛與虜騎遇南北關、力戰而潰、餘皆不進、余上疏請治諸將、不如約者、且止

諸司、無得專達、一聽宣撫司節制、以議再舉、不如此必誤國事、願乞罷去、有旨召赴闕議事、而以种師道代、時八月二十三日也、已而師道病死軍中、即以劉公爲宣撫司、折彥質副之、其冬金人兩路深入、劉公造朝、城陷、遂死節於虜營、嗟乎、士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處之而是、如張巡之守睢陽、其食人以爲糧者、可畧也、處之而非、如樊系之草朱泚冊文、冊成而後仰藥、又何補哉、方靖康之末、天傾地覆、君臣易位、朝鮮仗節死難之士、幾何不爲夷狄所笑、而劉公毅然、不以用舍動

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羞失節之伍、豈不誠丈夫哉、使其平生行已、不無瑕纇、猶可以大節而掩小疵、矧夫愷悌之德、強敏之材、疏通之智、如銘議之所載、皆有大過人者、是宜贈典褒崇、錫謚忠顯、天子親書其碑額、以垂榮於無窮也、余與公、幸有一日之雅、其子子羽、以墓銘謚議、來求挽章、余謂旣葬則挽章無用、作哀辭以慰其心焉、其詞曰、

士有一死、處之爲難、死得其所、名重太山、猗嗟劉公、

惟人之傑、舍生取義、成此大節、夷狄歎息、矧惟士夫、

激懦愧媮、名教之扶、美謚易名、宸章篆碑、爲宋忠臣、爲世同類、我作哀辭、以慰其子、匆爲公哀、公實不死、

中國參文壁敍中人監軍之獎足爲炯鑒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事者以遣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蝟結蟻聚兮屯羊犬之羶腥、帝赫斯怒兮、命諸帥以徂征、哀師鞠旅兮、致天討於不庭、蕞尒小醜兮、侁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争、王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遽捷奏於三城、縱四路之分入

兮以全力而當熈河之兵惟熈帥之寡謀兮知不可而弗明統十萬之驍勝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路遭迴以崎嶇兮山斗絶而峥嶸決積水於千仭兮灌長波於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何以施其能墮黠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士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畧兮與士卒之猛鷙棄甲冑之精堅兮捐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計數兮咸舉而塡於盧山之壑推於饑虎之喙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爲計匿實狀而不聞兮謂焉變而崖墜士卒散于逋逃兮將吏殞於自斃痛忠魂之

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常勢柰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邊事而爲戚邈九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而蔽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已衰進不得戰退無所歸魚驚沸鼎獸駭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蹈踐紛籍奔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陜氣鬱鬱以銜漢魂懍懍而曷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遛而怯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故可以違節制而罪之豈

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死邊陲、忘其大烈、据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之曷其、贈弔不及、賻賵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閫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而鈍則蟠、戰必勝而攻則潰、亞夫細柳之軍、雖君命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畧、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爲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莫覈、賞罰不倫、掣肘縶足、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

朝恩、而德裕之相、武宗之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乘、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顇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砂磧不毛兮雪霜夏墜、魂兮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於幽明兮、惟聖天子、

祭陳瑩中左司文 瑩中即了齋陳瓘也

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寖階膴仕、藹然休聲、以節義爲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爲鑒裁、而物無遯情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有先

知獨見之明、其在譴逐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心不少懈者、惟愛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踰二十年、而志氣不衰、容貌不枯耆蓋以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怡然委化、而了無芥蔕、恬無疾苦耆蓋其所造之精、嗚呼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旣克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胸中、素所蘊蓄、雖設施之未曾、然推原其心、更考其行、合海內之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

之交情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濵志德與齒襟期自親追謫沙陽通問慇懃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自南遽遭憫凶孤苦杜門公亦北徙一水相望慰誨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之永分悵蒼生之失望痛故老之凋淪睠淮楚而殞涕嗟往弔之無因寓哀情于一奠冀靈爽之或聞

祭黃大資政墓文 黃公名履邵武人黃長睿之祖也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己丑甥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致祭於舅翁特進大資政黃公之靈惟公節行直方問學淵

懿、致位丞轄、贊爲名臣、盛德元勳載在信史、搢紳之士、多能言之、非綱小子、所敢稱述、惟我先考、乃公之甥、孩提而孤、鞠於外氏、誨誘長育、如巳子然、甥舅之情、世所罕儷、顧玆屛陋、屢流有衍、幼荷獎知、命以名字、死生契濶、三十餘年、遭時艱難、叨任宰輔、再奮再躓、天實使之、誤蒙大恩、起自閑廢、俾總師旅、往撫南邦、假道故鄕、恭造墓下、敢修薄奠、式薦微誠、追懷音容、有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幾歆之、尚饗、

宋史於黄公有不蒲之辭忠定屢稱之不置此竟以節行相推忠定非阿私所親者以此知國史之所褒譏亦未可盡信也



